

忧郁、感伤、激愤、虚无……*

——从“十四行诗”看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情调

唐余俊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从“十四行诗”入手,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出发来探析,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情调明显表现出忧郁、感伤、激愤以至虚无……选择“十四行诗”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从创作时间上看,“十四行诗”(共154首)属于作者早期作品;第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与其戏剧的大众性不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自我写照意义。莎士比亚早期戏剧作品中之所以呈现出轻快、浪漫的风格,是因为他需要得到世俗社会的承认。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早期创作情调

中图分类号:J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X(2004)03-0047-05

有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早期历史剧、喜剧(尤其一些无尖锐冲突的喜剧)创作充满了明朗、乐观的浪漫主义色彩,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繁荣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中期的悲剧创作则明显表现出忧伤、悲愤以至绝望的思想情调;后期传奇剧的创作则完全走向了宁静和超脱^[1](p.125-133)]。

认为莎士比亚早期创作洋溢着明朗、乐观、浪漫情调者,偏重于时代精神对作家的决定力量。笔者认为有失偏颇:第一,时代精神决定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忽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论世“而不”知人,有意无意地用经过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历史现象、社会群体观念来阉割作者鲜明的、富有独特性的思想意识;第二,喜剧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创作趣味往往受观众审美需求的制约,因而并不等同于作者真实的创作情调。这种时代精神决定论的局限性在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研究上表现为:它不能令人信服地修补作家创作情调在早期的欢快喜悦和中期的沉郁绝望之间的断层,不能自圆其说地阐明其早期与中期创作在主题的提炼、题材的选择、风格的体现等方面何以判若两人。

如果我们换一个考察角度,不是从喜剧而是

从“十四行诗”入手,不是从时代精神决定论而是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出发,来探析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真实情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早期创作明显表现出忧郁、感伤、激愤以至虚无的情调。他的“浪漫”、“欢快”的戏剧创作,是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获得世俗社会的承认。

笔者的拙见,得到了翻译家、福建漳州师院苏天球先生的首肯。苏先生告知笔者,国内以索天章先生和他的《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为研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早期创作情调的代表,国外则有歌德和他的《永恒无限的莎士比亚》等。笔者的拙见国内论著尚未明确提及,国外学者虽有所表述,但也未见专论。

笔者选择“十四行诗”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从创作时间上看,“十四行诗”(共154首)属于作者早期作品。据统计,绝大多数“莎学”专家认可这些诗作写于1593—1599年(即莎士比亚29岁至36岁),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喜剧——历史剧阶段)同时;第二,除了少数真伪不辨的佚事外,我们尚难以弄到莎士比亚的书信、日记或回忆录之类能直接反映生平和思想的资料。从1585年到1592年,莎士比亚

* 收稿日期:2004-04-12

作者简介:唐余俊(1966-),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

万方数据

21—28岁,这一时期,有关莎士比亚的生平缺乏任何记载。这在其传记研究中被称为“失落的年代”^②(p.371)。只有一个例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与其戏剧的大众性不同,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自我写照意义。

“十四行诗”是莎士比亚唯一立足第一人称进行絮语的作品。通常认为,诗歌第一到第一百二十六首是献给一个贵族青年的,因而诗中有大量的第二人称,然而这个“贵族青年”只是诗人议论抒情的一种寄托,无论莎士比亚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实有其人。事实上,“十四行诗”一直由莎士比亚本人密藏,不肯轻易示人,只曾在朋友之间“秘密”流传。他对出版商在1599年出版该诗集盗版本显得十分恼火,而他的剧本遭同样命运时,他并不怎么介意。因为,“十四行诗”最为真切地流露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正如华兹华斯所说的,“几乎每一首诗都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自己的心脏’”。

一

翻阅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们惊奇地发现,其早期创作的真实情调充满了强烈的忧郁、感伤、激愤乃至虚无……即使在他对爱情和友谊的甜蜜絮语中,也掩饰不住时时流露出的对自己多舛命运的哀痛,对万物一瞬、人生短暂的深沉忧伤,对丑恶现实的厌恶和愤慨。

诗人并不是天生的忧郁者和愤世者。大约是1587年左右,这位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未来诗人,由于不甘心过单调乏味的生活,怀着美好的憧憬和抱负,从家乡斯特拉福镇来到诱人的伦敦。也有学者认为他的出走是由于避祸等^③(p.15)。他当时的心情就像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伐伦泰因所说的那样:“我倒很想请你跟我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那总比在家里无所事事,把青春消磨在懒散的无聊里好得多。”^④(p.429)

但现实随即撕破了诗人的美梦,伦敦远不是什么乐土。一个毫无靠山,默默无闻的“乡巴佬”要想在伦敦谋生,其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从1587年到1592年他当过学徒,看过马,做过杂役,扮演过小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终日为谋生奔波,苦不堪言。这几年的生活在诗人心里留下很深的创伤。诗集中有许多地方提及他这段身世。例如:

精疲力竭,我赶快到床上躺下/去歇息
我那整天劳顿的四肢。(第二七首)^①

唉,我的确曾经常东奔西跑/扮作班
万方数据

衣的小丑供众人赏玩。(第一一〇首)

正如泰纳所说:“他历尽艰难困苦,不是从想象而是从事实体验到尖锐的苦恼、屈辱、厌恶、强迫劳动和代表群众力量的公众的蔑视。”^⑤(p.77)

这种卑贱地位的最坏的影响就是它腐蚀了人的灵魂。在一群丑角中间,自己也变得丑恶,生活在污秽之地,就难以保持清洁。为了谋生,诗人不得不“违背我的意志,把至宝贱卖掉/为了新交不惜把旧知交冒犯”。(第一一〇首)

正因诗人有惨痛的个人经历,他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看法才能这样冷峻和敏锐。他看到现实是丑恶的,绝非他喜剧中的太平盛世。当时,正值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充满了阶级矛盾和历史动荡,外遇西班牙等敌国的威胁,内有贵族的叛乱和市民、学徒的骚乱;再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变动所造成的人民的颠沛流离也是空前的。这是怎样的现实呀?

比方,眼见天才注定做叫花子/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垢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的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第六六首)

生活中的虚伪尤使他厌恶。新兴资产阶级的疯狂的掠夺,淫乱的生活,使诗人感慨道:“这一切人共知/但谁也不知道怎样/逃避这个引入下地狱的天堂。”(第一二九首)于是诗人发出悲声:“厌了这一切/我要离开人寰。”(第六六首)

诗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而当他发现理想已在现实面前变得虚幻时,内心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重感,以致蒙上了一层忧伤和绝望的暗色。“十四行诗”第七十三首中,诗人将希望破灭后的自我形象比喻为“秋天”、“暮霭”、“余烬”。“秋天”里有“抖颤”的“黄叶”、“瑟缩的枯枝”、“荒废的歌坛”;“暮霭”后面死般的“黑夜”、“严静的安息”;“余烬”中是“青春的寒灰”、“惨淡的灵床”……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四行诗”中有三十几首描写气候时,有大量“阴霾”、“风暴”、“严寒”、“萧条”、“落

① 本论文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诗句全部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全集》(十一)。

叶”的意象,诗人“借哀景写悲情”,用景物来烘托、比兴,借此抒发一种始终无法摆脱的忧郁心情,真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诗集中多处可见虚无思想,正是对现实的失望使诗人产生了宿命论。诗集中诸如时间易逝、万物一瞬和死亡这样的主题经常出现:

“当我默察一切活泼泼的生机/保持它们的芳菲都不过一瞬/宇宙的舞台只搬弄一些把戏/被上苍的星宿在冥冥中牵引/当我发现人和草木一样蕃衍/任同一的天把他鼓励和阻挠/少壮时欣欣向荣/盛极又必反/繁华和璀璨都被从记忆抹掉……”(第一五首)

同样的内容还可从第六十首和第六十四首等诗中读到。这些带有浓厚虚无主义色彩的情调不可避免要扩散到诗人的悲剧和传奇剧创作中去。

“十四行诗”也不乏歌咏“爱”的诗篇。

怎样理解诗人常常提及的“爱”和“爱人”呢?有人说,这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也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作者为权贵豪门写情诗而虚构的。笔者以为,爱情和友谊是十四行诗的传统题材,所以确证“爱”和“爱人”的存在的真实性并不是最紧要的。它们不过是用来维系诗人对爱情和友谊进行思考的一个框架、一个附着体。重要的是,“爱人”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存在意义。以诗人对“爱人”热情讴歌、赞美和心醉的痛苦程度看,“爱人”形象中寄托了诗人的求“真”精神、致“善”希望和扬“美”理想。诗中一个重要的“爱人”形象——“黑女子”,正如但丁笔下的、更是心中的贝亚特丽采形象,生活中实有其人,但不能与《神曲》中的女主人公等而视之。

如果我们将“爱人”机械地与“黑女子”划上等号,那么在第九十二首诗中,诗人何以歌颂一个“不顾一切偷偷溜走”的负心女子呢?可以这样理解,诗中的“偷偷溜走”,实指诗人理想中的“真”、“善”、“美”在现实生活总难以寻觅,也难以持久,得之艰难而失之轻易。因此,在诗人甜蜜的歌唱中,富于象征意义的“爱人”简直是、也只能是爱情的美质的集中体现者。

但诗人在执着追求理想的同时,仍不能摆脱对理想的危机感:“让我承认我们俩一定要分离/尽管我们那分不开的爱是一体。”(第三六首)所以,他对“爱”的赞歌中也不由得染上了凄惨的色彩。

现实是无情的。果然,这种“神圣的甜蜜”的爱情和友谊之梦想,在丑恶现实中即刻像糖儿撒入水中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诗人的情感也马上变成刺心的苦涩:“玫瑰花有刺/银色的泉有烂泥/乌云和蚀把太阳和月亮玷污/可恶的毛虫把香的嫩蕊盘踞。”(第三五首)他激愤道:“最不幸的是/毁我的是我的爱。”(第八〇首)这时的诗人已强烈地感受到理想的幻灭:“这样,我曾占有你,像一个美梦/在梦里称王,醒来只是一场空。”(第八七首)

残酷的现实,使诗人不能确定希望的女神是否会变成绝望的女巫。“十四行诗”第一百三十七首、第一百三十八首、第一百四十七首诗等对“爱”的既痛苦哀求又切齿“诅咒”,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诗人对理想境界的强烈追求而对理想境界实现感到虚妄的矛盾心理,也反映出这种矛盾心理给诗人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歌德在《永恒无限的莎士比亚》一文中赞道:“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精确地洞察世界,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用自己对世界的思考使读者对世界的意义产生深刻的见解^{[61 p.2)}”。莎士比亚的诗歌展现了“愿望与实现之间的冲突^{[61 p.6)}”。

二

基于概括了解和基本认识,我们发现,莎士比亚早期创作情调中的忧郁、感伤、激愤、虚无,在中期悲剧创作中得到了深化发展,两者一脉相承。这种联系和发展集中体现在莎士比亚第一部重要的悲剧《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身上。

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亚的具体经历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实现美好理想的强烈愿望、又都没有实现美好理想的现实基础。哈姆雷特早年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回国前怀有治国济民的美好愿望。但一踏上现实的土壤,他又看到了什么呢?父王的暴死,母亲的改嫁,叔父的篡权……这些无疑给他迎头一棒,再加上自身遭遇到情人的疏远,老朋友的背叛,克劳狄斯及其爪牙对他的监视和谋害。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敏感的哈姆雷特。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哈姆雷特的感情一下子从如火的骄阳中坠落到寒冷的冰河。理想幻灭了。面对醉生梦死的现实世界,他提出了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质疑。我们不难从这一大段充满激愤之情的独白中感受到王子忧郁、悲愤、虚无,而荒地掘墓人的剧中插曲,又表明了王子的宿命论思想。

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一个是整日为生计奔波的痛苦诗人,一个是随时可能被谋害的不幸王子。他们的处境惊人地相似!在哈姆雷特这个形象中有莎士比亚自身的影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的真实情调在哈姆雷特身上体现得更深沉,更富于哲理性。虽然它们各自的表达形式不一,前者借助诗歌,后者通过悲剧。《哈姆雷特》能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它具有几乎无懈可击的结构、恢弘博大的气势、细致传神的描绘、一泻千里的语句,还离不开作者对主人公感情世界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另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对奸诈小人的痛恨之情,对世态炎凉的痛切感慨等,分别可以从《奥赛罗》、《雅典的泰门》等中期剧本中找到。

当然,莎士比亚早、中期悲剧情调还是有所区别的。与中期作者的创作情调已完全坠入了绝望的深渊不同,诗人的创作早期,失望中还不乏希望。因为,此时诗人一方面对自身灵与肉双重痛苦自悲自悯,一方面对自己的才华仍是信心百倍:

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能够
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第五五首)

但,尽管猖狂,老时光,凭你多狠/我
的爱在我诗里将万古长青。(第一九首)

因此,虽然世人“却居然把那极恶当作善”,诗人仍不失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希冀,现实虽然丑陋,但人文主义理想总是或多或少地残留在他内心深处。要而言之,他的早期创作在感伤的基调上还透出若干的亮色。“十四行诗”歌颂的是诗人想象中将要或应该出现的真、善、美的境界。

友谊和爱情并非实指作者所生活的社会现状。这与其说作者是在歌颂,倒不如说是在希望。

三

既然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真实情调是忧郁、悲愤、感伤、虚无的,那么如何由此理解他早期戏剧作品中的轻快、浪漫的风格呢?

有必要回顾一下莎士比亚以前的英国戏剧。

喜剧在英国是土生土长的剧种。起初,礼拜仪式剧只是教堂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到十三世纪,它已经发展到把整个教堂变成舞台,观众和演员一起登场。十三到十四世纪之间,戏剧变得世俗化而成为早期的宗教剧。这些剧目中时常插入一些朴实和滑稽的人物,如把挪亚的妻子描写成一个泼妇。在“宗教剧”之后是“道德剧”,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短剧,名为“插曲”,里面往往以一

连串风趣的谈话为主体。完全可以说英国的喜剧即使不引进古希腊罗马的戏剧也满可以发展起来,其中最好的部分一直是本土的。但是引进的结果使得英国喜剧的规模和气势扩大了,不再是一味依靠少数单薄的情节中的滑稽对话。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出英国喜剧传统的根底是多么牢固。机智的对话、琐碎而滑稽的情节,我们同样可在莎氏的早期喜剧里找到很多。由此看来,喜剧在英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莎士比亚一踏上舞台就操起喜剧这个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戏剧样式,也就不难理解其用心了。而喜剧的情调固然是轻快、明朗的,悲剧则是完全学来的货色。文艺复兴把这样一种引来的学术传统强加于英国的舞台,肯定不比喜剧更受欢迎^{[7] p.145-166}。所以,莎士比亚创作悲剧《哈姆雷特》时,虽已有较为稳固的社会地位,并在英国戏剧界颇有名气,但还是担忧观众是否会接受他的悲剧,担忧演惯喜剧的演员能否表演好悲剧。

他就悲剧《哈姆雷特》对演员们发表的讲话表明了他的忧虑:“我曾经听见你向我背诵过一段台词,可是,它从来没有上演过,即使上演,也不会有一次以上,因为我记得这本戏并不受大众的欢迎。它是不合一般人口味的鱼子酱,可是照我的意思看来,还有其它在这方面比我更有权威的人也抱着同样的见解,它是一本绝妙的戏剧,它场面配合得很是适当,文字质朴而富于技巧。”^[8]

虽然悲剧的创作和莎士比亚真实的创作情调更为合辙,但面对习惯欢笑、逗乐、离奇荒诞的观众群,出身低微的普通剧作者,要想在剧坛上站稳脚跟又怎能不去创作那洋溢着“轻松”、“愉快”,充满爱情纠葛和插科打诨的剧本呢?

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得到世俗社会的承认。

当时戏剧创作和演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优伶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加之莎士比亚出身低微,还常受到“大学才子”们的嘲笑,所以他首先得把自己的作品献给一些青年贵族,以期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保护,从而显扬自己的名声,从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那些肉麻的序言中可见一斑:“献给扫桑普顿伯爵兼提齐菲尔男爵、亨利、类赛斯雷阁下……”^{[8] p.2)}

虽然这些贵族在文学领域内毫无建树,但在“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霸统治得结舌钳口”的年代里,未来的伟大剧作家也不得不

如此。这使我们联想到杜甫“虽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而长安十年的生活却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也就是为什么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作品,一直避免向门第观念挑战。在《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等剧结尾时,都有三、四对男女成婚,且是门第相称地搭配起来的。当时的戏剧,不得不考虑观众,更主要是贵族们的接受程度。连莎士比亚自己也感叹道:“这种种幻景的显现/不过是梦中的妄念/这一般无聊的情节/真同诞梦一样无力!”[9](p.74)

而在“十四行诗”里,我们却听到了他最勇敢、最彻底的人文主义平等观念的呼声。至此,莎士比亚早期创作中,戏剧的大众性和“十四行诗”自我写照的抒情性之间的区别就昭然若揭了。

即使是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创作,也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几缕忧郁的蓝光。例如《维洛那二绅士》出现了背叛友谊和爱情的情节,《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爱情不能实现的悲剧,《无事生非》已经有转为严肃悲剧的趋向,《皆大欢喜》以其轻松愉

快的气氛尽情表现在淡淡的忧郁的背景上,全剧始终徘徊着抑郁寡欢的杰奎斯的身影。

四

莎士比亚从社会的底层走来,带着肉体的劳顿和心灵的痛楚,所以他比同时代的作家更能感受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他把痛苦的切身体验写进“十四行诗”。当然,尽管创作早期的莎士比亚已经感受理想的虚妄,却并未完全丧失理想,只是用了夸张的笔调和故作热烈的气氛来表现“理想”世界,为的是迎合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醉生梦死的“乐观向上”。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莎士比亚何以在几乎同一时间内从事两种情调的创作的:“轻松”、“愉快”的长诗是献给贵族的,“活泼”、“俏皮”的喜剧是献给观众的,而只有忧郁、感伤、激愤、虚无的“十四行诗”是写给诗人自己的。诗作被深锁在诗人的箱底,不肯轻易示人,直到他临终前七年才由友人整理出版,此时他已是英国杰出的公民了。

参考文献:

[1] 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 杨冬,张云君.莎士比亚与“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福”[A].吴元迈,赵沛林,仲石.外国文学史话[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A].王生,洗宁,肇星.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5] 泰纳.莎士比亚论[A].张可译.莎士比亚研究[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 歌德.永恒无限的莎士比亚[A].智量.外国文学名家论名家[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7] 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A].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Doldrums , sadness , anger , nothingness...

——Analyzing Shakespeare 's early works starting with his early creative emotional appeal

TANG Yu - jun

(Department of Constrecton Engineering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an aim of exploring Shakespeare 's early creative emotional appeal which expresses doldrums , sadness , anger , nothingness and so on , starting with the poet 's sonnets and his own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his real life. The reasons of my studying it are based on two points : Firstly , analyzing from the time , the sonnets (154 pieces in total) belong to Shakespeare 's early works . Secondly , these works have strong lyricism and a strong meaning of self - portraiture which quite differs from his dramas which are very popular. Shakespeare 's early works have bright and romantic features only because they must be recognized by the secular society.

Keywords Shakespeare ; sonnet ; early creative emotional appeal